

## 中国瓦当扬抑结合造型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盛 伟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瓦件,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有保护房屋椽子免受风雨侵蚀的实用功能,又有美化屋檐的装饰功能。中国瓦当的造型,浸润在中国文化丰富而久长的雨露之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意义,有着特殊的文化价值。

中国最早的瓦当集中发现于陕西扶风岐山周原遗址,历经春秋、战国、秦几个时期,进入汉代,瓦当在制作的数量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鼎盛时期。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走向衰落,宋以后,瓦当艺术日薄西山,渐渐走向没落。

后人将瓦当作为一件独立、完整的艺术品,这不仅因为每个瓦当均有完整的内容与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的图案多取材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不同类型的动物或其他代表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和审美倾向的元素。其上冲、飞腾、跃动、展开、旋舞等姿态,体现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而这些姿态,大多又恰巧适合于圆或半圆的造形。在瓦当图案里,在这些飞腾旋舞的图形外加上一条比例适当的边框,形成封闭的状态,既显严谨,又适当地限制或减弱那飞旋、上冲姿态的张扬的力。这张扬的力积蓄于圈中,益发显得饱满而充实。孟子曰“充实之谓美”,这充实之中,体现的就是内在生命力对外界抗争与相对静止中不可抑制的集聚。同时,这种张力的内涵所表现出的恰恰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审美诉求。瓦当的外形构成了一种既张扬而又节制,从而凝聚的力的结构。瓦当装潢型制结构的模式正与人的生命力的结构模式相一致,其型制让人感受到张弛有致的美。

瓦当的造型吻合着“英华积于中,和顺发乎外”的审美观念,这样的观念折射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理念。因此瓦当装饰的模式,在传统艺术中有普遍的意义。其实,早在青铜纹饰造型中就体现了这种力感,汉画像砖以及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玉饰

的纹样,甚至在汉漆器中一些抽象的图案也让人感到它们在冲击着外形的束缚。例如,古代街衢的石敢当等造型、南京梁萧景墓前石辟邪、唐乾陵和顺陵前石雕坐狮等都能使人有欲扬欲抑、乍放且收之感。

中国古建筑的装饰——特别是一些宫殿、庙堂类的建筑,为了特定内容的需要,无不在形式结构上追求恢弘大度的气魄,这恰好表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诉求中不屈的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瓦当造型的运用,无论是其外在形式的严谨、封闭、压抑、端庄,还是其内在形式的展开、张扬,都对这种审美诉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故宫的整体结构是在严正的中轴对称中展开的,在三殿两宫之间的起伏节奏上,宫殿的形式变换中间,都构成了整体的力感与气度,表现出中国式的恢弘与阔大;但同时又在近乎刻板的端庄威严中透露出节制与内敛。

瓦当建筑造型特点之一是单元组合与节奏。以一个点、一条线、一个圆或一个事物为单元造型,通过各种方式的组合,产生着变化各异的节奏美感。其特点之二是对称和均衡。均衡,是人类最早感觉到的美的因素,如人的手足耳目,都在对称中显示出美感。其特点之三是变化和统一。这是造型美的形式法则中主要的因素,不论组合有多少变化,但必须既存变化又有统一。这就是瓦当的造型直到今天还能给人以美感的原因。

瓦当造型在折衷形式结构上相互抗衡而又凝聚一致的力的模式,对我们当今的造型艺术创意依然有很高的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 济南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